

季羨林先生与因明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张忠义

1983年在中国甘肃敦煌召开全国首次因明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才召开的第一次专门研讨会。1989年10月，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组织的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至2006年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时隔17年之久，从时间来看，筹办一次因明学术研讨会是何其不容易。

考虑因明会议的筹办工作比较复杂，我们成立了国际首届因明筹委会，主任为80岁高龄的著名学者、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先生，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张忠义教授和杭州佛学院院长光泉法师担任常务副主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意组织刘培育（因明工作小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忠义和曹洪涛等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季羨林先生，希望向他征求关于因明会议的一些意见。我们乘车到达301医院，不知道季先生住哪一病房，后来跟路人打听，路人问：“你们找的人是军长还是师长？”我们说：“他比军长、师长都大，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见的长辈。”路人说：“那他肯定在高干病房。”，于是我们就奔高干病房而去。到了病房，因为季先生年事已高，而且住院三年之久，没能出面见我们，由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接见了我们。李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先生的近况，并且转达了季先生对因明会议的一些想法。

在来301医院之前，刘培育先给季先生写了一封信，季先生收到信获悉要开因明学术研讨会，非常激动，连连说：“怎么这么晚才把信转到我这里，都晚了，他们已经离开北京了吧！”于是季先生给刘培育写了亲笔回信。在信中，他谦逊地写道：“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不敢妄加议论，但是，我感到你们开会推动因明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祝你们的研讨会圆满成功”，信中，他还提到他曾跟从金岳霖老先生学习逻辑。在把回信转交给刘培育之后，季老还提出“如果允许，我真想飞到杭州去参加会议”，可惜他在住院不能成行，还说：“我老朽了，住院了，爱莫能助。如果你们觉得我哪儿还有用，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关于因明学术研讨会，季老非常重视和关注，为了因明曾经一天给刘培育打了三次电话。主要关于以下三个问题：

一、他认为因明再不抓就完蛋了。因明是印度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以来，印度近百部著作传入我国内地和西藏，汉藏僧俗学者对其进行翻译、注疏、论著，出版了许多因明书籍，但是宋后五百年，逐渐衰微。建国后，国内因明研究相当薄弱，到1981年为止，只出版三本专著，经过十年浩劫，老一辈因明研究者手里的资料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能从事研究工作的老

一辈因明研究者已经聊聊无几，中年因明研究者也很少，了解、知道因明的人不多，能读懂因明书籍的人更少，据刘培育讲，在中国社科院原来有 14 人做过因明，其中有些人退休，有些人调走，现在没有一位继续研究因明。可见因明亟待抢救。季老在得知要筹办因明学术研讨会，非常激动，他说，因明是一个冷门学科，研究它既没名也没利，现在有人为此奔波，推动这门学科的研究，很不容易，他非常高兴，他说：“燕山大学、杭州佛学院是做了一件善事！”

二、季先生一言中的，“这件事就应该哲学所来抓，别人抓名不正言不顺”。国家抢救绝学，2008 年，中国社科院在抢救因明、推动因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所列绝学里，把因明学、梵文哲学经典放在了哲学所。1982 年，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召开了一个只有 7 人参加的微型座谈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抢救因明是当前学术界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1982 年第 16 期中国社科院的《要报》发出抢救因明的呼吁，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83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因明学术讨论会在敦煌召开。在会上，成立了全国因明工作小组，刘培育任组长，现在刘培育已经成为中国社科院抢救因明绝学的总负责人。

三、对藏汉携手救绝学寄予厚望。季羨林先生对藏传因明学者吉美桑珠的因明课题《因明学的起源及其理论探讨》非常关注，并对其给予厚望，要求多参加会议，坚持因明研究。一直以来，吉美桑珠也一直致力于因明研究，多次参加因明学术会议，撰写论文。2003 年前后因明学术研讨会会议组在青海省隆化寺考察时，吉美桑珠为会议组做翻译，并带领会议组参观了隆化寺独具特色的辩经过程。自 2006 年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两任主任的辛苦付出中，一直坚持每年召开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一次，每年出版因明期刊一辑。目前，在众多因明学者的努力下，因明研究得到空前发展，原来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向多兵种集团化作战转化，团队意识不断增强，也极大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郑伟宏的《佛教逻辑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这是第一个汉、藏因明研究者合作攻关的课题。2012 年以刘培育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百年中国因明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其中汉传因明学者有 10 多人，而藏传因明学者有 30 余人参与了本项课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参与其中。

对于因明这门绝学的发展，季羨林先生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刘培育老师参与策划成立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之时，季先生就表示支持并签名，而玄奘正是汉传因明的开创者。

在写给刘培育先生的信中，先生谦虚地说：“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其学生王邦维教授在《学问在中西之间》一文中说到：“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季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最杰出学者之一。”（《光明日报》2009 年 8 月 11 日，第 11 版）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印度学，精通十二国语言，把主要精力放在梵文等绝学上，最后还说“无知”，其谦卑之德使我们感触颇深。

2008 年我给季先生送去自己的因明专著《因明蠡测》请先生提意见，因身体不好，先生无

法阅读，就请秘书杨锐女士发短信息给我说：“张老师您好，先生这些年视力减退，基本看不了文字了，平常都是我读，但他听力也较吃力，所以一般都读些当日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其他的大夫不准先生过问了，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不是您当年见到的先生了，所以请理解，我仅把书名和事情向先生汇报，他已知道，没说什么，在此向您解释，请您谅解。”（2008年4月27日 08:23）季先生以如此负责的态度对待后辈学者，实在令人感动。

2009年的中国第五届因明研讨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上讲到：“凡是任重道远的事业，总会经历悲欢离合、先行者的离去与后来者的加入。18天前，我们痛失两位曾经对我们因明专业委员会给予过很大帮助的先生，他们就是季羨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两位老先生与我国的因明事业颇有渊源亦贡献良多，如两位老先生都曾以自己广博的人生阅历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我们专业委员会提出过种种建议与忠告，从会议的日程安排，到某个学者参会与否并勉励其继续做因明，再到专门写贺信给大会，直至专业的远景规划。两位先生对因明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关爱至今仍然让我们倍受鼓舞。对于两位著名学者的仙逝，我们在悲恸之余，更应以先生们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作为自己工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使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加清晰。而且我倍加希望我们能把各自的一盏盏明灯汇集到一处，形成一处光明无比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的因明事业，这样我们才能不负两位先生所托。”